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雲笈七籤卷一百三十六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黃廷璧

謄錄監生臣沈 恕

欽定四庫全書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三

宋 張君房 撰

傳

續仙傳序

古今神仙舉世知之然飛騰隱化俗難可覩先賢有言
曰人間得仙之人且十不聞其一況史書不載神仙之
事故多不傳於世詳其史意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
道激勵終古也若敦尚虛無自然之迹則人無所拘制

矣史記言三神山在海中仙人居金銀宮闕不死之藥
生其上人有欲往者則風引舟而去終莫能到斯亦激
勵拘制之意也大哉神仙之事靈異罕測述云初之修
也守一鍊氣拘謹法度孜孜辛勤恐失於纖微及其成
也千變萬化混跡人間或藏山林或遊城市其飛昇者
多往海上諸山積功已高便為仙官卑者猶為仙民何
者十洲間動有仙家數十萬耕植芝田課計頃畝如種
稻焉是有仙官分理仙民及人間仙凡也其隱化者如

蟬蛻留皮換骨鍊氣養形質於巖洞然後飛昇成於真
仙信非虛矣汾生而慕道常媿積習及長遊厯官途周
遊寰宇凡接高尚所說或覽傳記兼復聞見皆銘於心
而書於牘又以國史不書事散於野矧當中和兵火之
後墳籍猶闕詎有秉筆記而述作者處世斯久人漸稀
傳惜哉他時寂無遺聲今故編錄其事分為三卷冀資
好事君子學道之人譚柄用顯真仙者哉朝請郎前行
溧水縣令兼監察御史賜緋魚袋沈汾撰

玄貞子

玄貞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進士擢
第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不寒入水不濡
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為湖
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首唱即志和
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
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
共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

夾詞須臾成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像奇絕蹤跡今古
無倫焉真卿與諸賓客傳翫歎伏不已其後真卿東遊
平望驛志和酒酣為水戲布席於水上獨坐飲酌嘯詠
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
賓叅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於水上攜手以謝真卿上昇
而去今猶有傳寶其畫在人間者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鈿黑木腰帶闊

三寸餘一脚著靴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卧於
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
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問應聲荅之
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鞋踏歌云踏踏謔藍采和
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
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
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峩歌詞多率爾而
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但以錢與之繩穿拖行或散失

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即與之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
為兒童時見者及斑白見之顏狀如故後踏歌濠梁間
於酒樓上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
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其靴衫等旋亦失亡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固人也幼而師道士王玄真居大箬巖
巖即陶隱居修真誥於此亦為
真誥巖巖之西有陶山在焉勤苦事於玄真深慕仙
道常登山嶺採黃精服餌歷十餘年一日就溪濯蔬見

岸側二小花犬孺子異之乃尋逐入枸杞叢下歸告玄
真訝之遂與孺子俱往伺之復見二犬戲躍逼之又入
枸杞下玄真與孺子共尋掘乃得二枸杞根形狀如花
犬堅若石洗挈歸以煮之而孺子益薪看火三日晝夜
不離竈側試嘗汁味取喫不已及見根爛以告玄真共
取食之俄頃孺子忽飛昇在前峯上元真驚異久之孺
子謝別玄真昇雲而去到今俗呼其峯為童子峯玄真
後餌其根盡不知其年壽亦隱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捕

者時或見之

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于村野頗好道愛客務行陰德為意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日有縑縷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迎禮之居月餘間日與王老玄談盃酌甚相歡洽俄患惡瘡徧身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日甚迨將逾年道士曰此不煩以凡藥相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為精潔釀酒及熟道士言以

大甕盛酒吾自加藥浸之遂脫衣入甕三日方出鬚髮俱黑而顏復少年肌若凝脂王老闔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昇上天王老信之初甕酒五斛餘及窺三二斗在甕清冷香美異於常酒時方與二人持麥次遂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上天去否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綵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歎惟貓鼠棄而不去風定其賃持麥二人乃

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年今宜君縣西三十
里有昇仙鄉存焉

侯道華

侯道華自言峩崱山來泊於河中永樂觀若風狂人衆
道士皆輕易之而道華能斤斧觀舍有所損悉自修葺
登危歷險人所難及處皆到又為事賤劣有客來不問
道俗凡庶悉為擔水汲湯濯足浣衣又淘溷灌園辛苦
備歷以資於衆衆益賤之驅叱甚於僕隸而道華愈忻

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
要此何為荅曰上天無愚懵仙人衆咸笑之經十餘年
殿梁上或有神光人每見之相傳云開元年中劉天
師嘗鍊丹成試犬犬死而人不敢服藏之於殿梁皆謂
妄言忽暴風雨殿微損道華乃登梁復見光於梁上陷
中鑿起木得一合三重內有小金合子有丹遂吞之擲
下其合吞丹訖遽無變動謂之虛誑忽一日入市醉歸
其觀前素有松樹偃蓋甚為勝景道華乃著木履上樹

悉斫去松枝羣道士屢止之不可但斫曰他日礙我上
昇處衆人以為風狂怒之且甚適永樂縣令至其公人
觀見斫松深訝之衆具白於縣官於是責辱之道華亦
忻然後七日道華晨起沐浴裝飾焚香曰我當有仙使
來相迎但望空拜不已衆猶未信須臾人言見觀前松
上有雲鶴盤旋笙簫響亮道華忽飛在松頂坐久之衆
甚驚忙永樂縣官吏道俗奔馳瞻禮其責辱道華縣官
叩頭流血道華攜手以謝道俗云我受玉皇詔授仙臺

郎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俄頃雲中仙衆作樂幡幢
隱隱凌雲而去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也世為縣之小吏而湘獨好
經史攻文學乃隨道士天下遍遊後歸江南湘嘗醉於
湖州墮雪溪經日而出衣不濕坐於水上而言曰適為
項王相召飲酒大醉方返溪濱觀者如雲酒氣猶衝人
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

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隨溪水走來去指
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遇馬植相出任常州刺史素聞
湘名乃邀相見迎禮甚異之植問道兄幸同宗姓欲為
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曰扶風湘戲曰相
公扶風馬湘則馬風牛但且相知無徵同姓意言與植
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益敬之或飲會次植
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瓷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
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異於常瓜又於遍身及襪上

摸錢所出不知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撮投井中呼之一飛出人有以取者頃復失之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帖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羣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堦前湘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屋宇晝夜撓於相公且以慈憫為心未能殺汝宜便率衆離此大鼠乃迴羣鼠前皆叩頭謝罪遂作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此城內便絕鼠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數百人方齋而

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揖者但資以飯湘不食促知微延叟速食而起僧齋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遽應此有三人問者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士及入乃二僧見湘但禮拜哀鳴曰禪僧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責怒三數百僧到今下牀不得某二僧是主事且不坐所以得來固乞捨之湘惟睡而不對知微延叟

但笑之僧愈哀乞湘起曰此後無以輕慢人為意迴去
入門僧輩當能下牀僧迴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
方春見一家好菘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
筆知微言求菜見阻誠無訟理況在道門詎宜施之湘
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爾於是延叟捧紙筆湘畫一
白鷺鷥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人趕起又飛
下再三湘又畫一獾子走趕捉白鷺鷥其踐其菜碎盡
不已其主人見道士戲笑求菜致此慮復為他術即來

哀求湘曰非求乞菜也故相戲爾於是呼鷺及獾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小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曰祇能舍宿爭會壁睡湘曰爾但俗旅中睡我坐可到明衆皆睡而湘躍身梁上一脚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光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時請知微延叟入家內淨處方出及旦

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前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年餘即化為石自後果化為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山側作數截楊發自廣州節度責授婺州刺史發性尚竒異知之乃徙兩截就郡齋致之龍興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焉或有告疾者湘無藥但以竹杖打病處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腰駝

脚曲持拄杖而來者亦以杖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
展時有以財帛與湘阻讓不免留之復散與貧人所遊
行之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曰
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
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
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故鄉省兄適
兄遠出嫂姪喜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今歸要分我
惟愛東園爾嫂異之曰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見面

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訝之不食但飲酒而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問妻子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殮之其夕棺輒然有聲一家驚異乃葬於東園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劔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於東川謂人曰我鹽官人也新羽化於浙西今又為玉皇所詔於此上昇以其事奏之遂勅浙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棺乃一竹杖

而已

鄔通微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也為道士神氣清爽靜默虛夷或吟或醉多遊於洪州名山見之多年或十數年不見則顏狀益少於當時如此識者不測其服煉丹藥遊行定止後於酒樓乘醉飛昇而去

許碣

許碣自稱高陽人也少為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

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嵋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羅浮無不遍歷到處皆於懸崖峭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碣自裁眉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莫不歎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山嘗醉吟曰閨苑花前是醉鄉洎以丹切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

上酒樓醉歌昇雲而去

金可記

金可記新羅人也。賓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煉形。自以為樂。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俄擢第。不仕。隱於終南山子午谷。葺居懷。退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常焚香靜坐。若有念思。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無

阻者精勤為事人不可偕也大中十一年十二月上表
言臣奉玉皇詔為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十五日當上
昇時宣宗頗以為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見
玉皇詔辭以為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
藥金綵又遣中使二人專看待然可記獨房靜室宮女
中使多不接近每夜聞室內常有人談笑聲中使竊窺
但見仙宮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
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

爛熳果有五雲唳鶴翔鸞白鵠笙簫金石羽蓋瓊輪幡
幢滿空迎之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溢山谷莫不
瞻禮歎異焉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也為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
端美肥白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頗有道術夏則衣綿
冬則單衣卧於雪中去身一丈餘周匝氣出如蒸而雪
不凝又指燈即滅指人若隙風所吹颼颼然指庭間花

草颺颺而動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希玄觀入括蒼
洞辟穀服氣或時食彘肉五斤以蒜齏一盆撮喫畢即
飲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其一片蒜食之者言不
作蒜氣味如異香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散得食之者頗
多而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帛求
置二三美妾行則捨之人皆以為得補腦還元之術又
遊越州適大旱方暴厓崇龍以祈雨涉旬亢陽愈甚玄
白見之以為凡所祈雨須候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乃

於所止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霪雨告足越人大神異之
復到信州又逢天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人
乃請之遽作術飛釘釘城隍神雙目刺史韋德隣怪其
貯婦女復釘城隍神此妖類也將加責辱使健步輩欲
向之手脚皆不能動悉自仆倒枷杖亦自摧折玄白笑
謂德隣曰使君干忤劉根欲誅罰祖禰耶德隣方懼
祈謝須臾雨足禮而遣之其靈術屢施不可備錄後於
撫州南城縣白日上昇而去

賀自真

賀自真莫究其所來也為道士居嵩山有文學為事高古常焚修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甲子然道俗相傳見之多年矣皆不甚為異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亮自真忽飛昇而去時有處士陳陶在東都見洛城人觀望瞻禮驚歎不已乃為詩曰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丘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翻迎絳節青鬟歌對駐香輶誰能白晝相悲泣太極光陰幾

萬年

鄂去奢

鄂去奢衢州龍丘人也家住於九峯山下少入道遊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便居處州松陽縣安和觀其觀即葉靜能故鄉學道之所而觀北五里有卯山高五十餘丈相傳云漢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此山修道去奢慕前事登其山結庵以居後觀中道士相率山下居人為構屋及造堂殿設老君張天師像及葉靜能真影

朝夕焚修朝禮山東南有一方石濶二丈餘平若砥蓋天然也去奢常坐其上拱默靜想一旦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二口并瓶貯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守真而已託茲山棲獲安久蒙聖佑丹之與劍詎可輒取神人曰但勤修無怠劍丹自可立致後三年神人乃以劍丹送於去奢劍乃張天師七星劍丹以石匣藏之一瓶貯之傾藥有斗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服及施人

有疾皆愈時麗水縣人華造因中和年荒亂之後擁土
人據巖險浙東連帥具以上聞朝廷議欲息兵乃授造
以刺史而造凶險聞去奢神與劔丹乃以兵圍其山取
去奢并劔丹到州奪其劔丹而囚鎖去奢於空室中時
方炎暑一月日不與之水造謂去奢已斃矣及開室見
神色儼然顏狀紅白愈於來時造驚異乃却送去奢歸
山劔丹留之一夜風雷飛鳴失所去奢聞劔却歸石下
爾後居山十五年餘每言常見龍虎異鳥行於庭際安

和觀道士多寓山頂燒奏見龍虎鳥跡咸驚異之去奢不食多年或人穢觸其山春冬則猛獸來驚秋夏則毒蛇所螫去奢又言每雷雨只在山半常見雲龍雷公電姥神鬼甚衆或到此相見咸有禮焉又寄宿道士夜聞去奢所居靜室若與人談話竊窺之惟聞異香滿室及環珮聲或見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碧綃衣男女四人對坐侍從皆玉童玉女光明照身復有神人遠立於側而道士皆不敢驚但虔敬而已一日去奢告道士

曰恐當離此山去不長相見也後數日有綵雲鸞鵠聲
樂滿空徘徊山頂後有輶輿幡幢靈官駕龍鹿皆五色
亦騎鸞鳳迎去奢昇天而去山下道俗觀望者甚衆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好談
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山學
道鍊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藥審
察聲色常蘊仁慈凡所舉動務行陰德濟物為功偶出

路行見牧牛童子殺小蛇已傷出血思邈求其童脫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內復月餘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壯下馬拜思邈謝以言曰小弟蒙道者所救思邈聞之不以為意少年復拜思邈請以別馬載之偕行如飛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赫人物繁雜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人端正美貌袷帽絳衣侍從甚衆欣喜相接謝思邈曰深思道者故遣兒子相迎前者小兒獨出忽為愚人所傷賴脫衣贖

救獲全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共感再生之恩今得面道者榮幸足矣俄頃延入若宮闈內見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再三拜謝思邈曰此兒癡騃為人傷損賴救免害思邈省記嘗救青蛇即訝此何所也又見左右皆闈人宮妓呼裕帽君王呼女子為妃后心異之潛問於左右曰此涇陽水府也王者乃命賓寮設酒饌妓樂以宴思邈辭以辟穀服氣惟飲酒爾留連三日問其欲對曰山居樂道思真鍊神目雖有窺心固無欲乃以輕綃

珠金贈行思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為意耶何以相報乃命其子取龍宮藥方三十首與先生曰此真方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先生歸山既歸深自為異歷試諸方皆若神效後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龍宮方在其內又以聲色診人之疾著脉經一卷大行於世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至唐太宗時召詣京師訝其容貌甚少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

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拜諫議大夫復固辭時年九十餘視聽不衰范陽盧照隣有時名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遐天之殊致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夫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動而為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

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疝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息竭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流飛此天地之疾疹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湧此天地之疝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道德

輔之以人事故人可愈之疾天地有可銷之災又曰
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謂小心也趙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
利迴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
也其文學也穎出其道術也不可勝紀高宗立無何制
授承務郎致之尚藥局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
起沐浴儼其衣冠端拱而坐謂子孫曰我為世人所逼
隱於洞府修鍊將昇無何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往

來俄而氣絕遺命薄葬不設盟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
不變舉屍入棺如空衣焉已尸解矣

張果

張果隱於恒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生祕術
耆老云為兒童時已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宗
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炎暑
須臾鼻爛生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
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

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宣天子求道
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
嶠通事舍人盧闕玄賚璽書迎果果隨嶠到東京於集
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問以方
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人時人莫能測
也又云堯時為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
三黃丸明皇留之內殿賜之酒辭以小臣飲不過二升
有一弟子可飲十升明皇聞之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

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澹謁見上
言辭清爽禮貌臻備明皇命坐果曰弟子常侍立於側
不可賜坐明皇愈喜賜酒飲及一斗不醉果辭曰不可
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爾明皇又逼賜之酒
忽從頂湧出冠子撲落地化為榼明皇及嬪御皆驚笑
視之失道士矣但金榼在地覆之榼貯一斗驗之乃集
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乃下詔曰恒州張果
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跡先高尚心入宵冥是混光塵應

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
宗極今則將行朝禮爰升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通
玄先生果累陳老病乞歸恒州賜絹三百疋隨從弟子
二人給驛肩舁到恒州弟子一人放迴一人相隨入山
天寶初明皇又遣徵詔果聞之示卒弟子葬之後發之
但空棺而已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睿宗景雲年中隱於城陽山南塢

結庵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輕健
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賣薪擔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
每醉行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時人
莫問我穿雲入翠微邇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
人疾苦城市之人多訪之不見但覽庵壁題詩云隱居
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閒朝飲碧泉樵人歌
壠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
誦其詩有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

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嘆曰
此仙人詩也詰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
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詩於庵壁曰我吟傳舍詩
來訪仙人居烟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
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載餘宣平歸庵見壁詩
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
尋討著移菴不免更深居其庵後為野火燒之莫知宣
平蹤跡後百餘載至咸通十二年郡人許明恕家有婢

當逐伴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婢曰汝許明恕家人也婢曰是其人曰我即明恕之祖宣平也婢言曰常聞家內說祖翁得仙多年無由尋訪宣平謂婢曰汝歸為我向明恕道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得將出山內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婢乃食之甚美頃之而盡遣婢隨樵人歸家言之婢歸覺擔樵輕健到家具言入山逢祖翁宣平云明恕嗔婢將上祖之名牽呼取杖打之其婢隨杖身起不知

所之後有人入山內逢見婢童顏輕健身衣樹皮行疾
如風遂入昇林木而去

劉商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好學強記攻文有胡笳十八
拍頗行於世兒童婦女悉誦之進士擢第歷臺省為郎
中性耽道術逢道士即師資之煉丹服氣靡不勤切每
歎光景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宦
何益於已古賢皆墮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畢婚嫁不

為俗累豈劣於許遠遊哉是以託病免官入道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聚翫頗衆人言多有靈效衆中見商目之甚相異乃罷藥攜手登樓以酒為歡道士所談自秦漢歷代事皆如目視商頗驚異即師敬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及暮商歸僞止道士下樓閃然不見商益訝之翌日又於街市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挈上酒樓劇談歡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携上酒樓藥囊為贈別千載更何求

商記詞得囊暮乃別去後商尋之不復見也商乃開囊
視重重紙裏一葫蘆得九粒藥如麻子依道士口訣吞
之頓覺神爽不饑身輕飄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宜
興張公洞當春之時愛菴畫溪之景乃入胡父渚葺居
隱於山中近樵者猶見之曰我劉郎中也莫知所止蓋
已為地仙矣

劉瞻

劉瞻

音借

小字宜哥瞻兄也瞻家貧好道常有道士經其

居見睹異之問知道否曰知然睹性饒俗氣業應未淨
遽可強學道士曰能相師乎睹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隨
道士入羅浮山睹與瞻俱讀書睹山栖求道無巾裹髻
角布衣事道士甚專而瞻性慕榮達睹謂瞻曰鄙必不
第則逸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竟不及於鄙也然
慎於富貴四十年當有驗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
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嘉貞可以繼踵矣
自後睹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山瞻進士登科屢歷

清顯及昇輔相頗著變調之稱俄謫南行次廣州潮臺
泊舟江濱忽有髻角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
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語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
狀具以對瞻驚歎乃迎而見之瞻顏貌可二十來許瞻
已皤然衰朽為逐臣悲喜不勝瞻復勉之與爾為兄弟
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益感嘆謂瞻曰可
復修之否瞻曰弟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
損乎自非茅家阿兄已昇天仙詎能救爾今惟來相別

非來相救也於是同舟行別話平生隔濶一夕失睹所
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乃南行歿於貶所矣

羅萬象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洞精於易節操奇
特惟布衣遊行天下居王屋山久之後遊羅浮山歎曰
此朱明洞天昔葛稚川曾栖此以煉丹今雖無鄧嶽相
留聊自駐泊爾於是愛石樓之景乃於山下結庵以居
常餌黃精服氣數十年或出遊曾城泉山布水下採藥

及入福廣城市賣藥飲酒來往無定或一食則十數人之食或不食則莫知歲月光悅輕健日行三四百里緩行奔馬莫及後却歸石樓庵竟不復出隱於山中矣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博學能文攻篆迴為一體號曰金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峯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唐則天累詔之不起睿宗深尚道教屢加尊異承禎方赴召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老君經云損之又

損以至於無為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
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為則清高矣理
國無為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莊子云游心於澹合氣
於漠順於自然乃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
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為而成無為之旨理國
之要也睿宗深賞異留之欲加寵位固辭不可告歸山
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公卿多賦詩以送常侍徐彥伯
撮其美者三十餘篇為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時

盧藏用早隱於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宦之捷徑爾藏用有慙色明皇在宥天下深好道術徵詔承禎到京留於內殿頗加禮敬問以延年度世之事承禎隱而微言明皇亦傳而祕之故人莫得知也由是明皇理國四十五年雖祿山犯關鑿輿狩蜀及為上皇迴又七年方始晏駕雖由天數豈非道力之助延長耶初明皇登封泰山迴問承禎五

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鎮而能出雲雨潛諸神
仙國之望者為之然山林神也亦有仙官主之於是詔
五嶽於山頂別置仙官廟自承禎始也又蜀女真謝自
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船為風飄到一山見道士指言
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真良師也蓬
萊隔弱水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無以到自然
乃迴求承禎受度後白日上昇而去承禎居山脩真勤
苦年一百餘歲童顏輕健若三十許人有弟子七十餘

人一旦告弟子曰吾自玉霄峰東望蓬萊常有真靈降
駕今為東海青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去人間俄頃氣
絕若蟬蛻已解化矣弟子葬其衣冠焉

閻丘方遠

閻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辯慧年十六精
通詩書學易於廬山陳元晤二十九問太丹於香林左
元澤澤竒之後師事於仙都山隱真巖劉處靖學修真
出世之術三十四受法錄於天台山玉霄宮葉藏質真

文祕訣盡以付授而方遠守一行氣之暇篤好子史羣書每披卷必一覽之不遺於心常自言葛稚川陶貞白吾之師友也詮太平經為三十篇備盡樞要其聲名愈播於江淮間唐景祐二年錢塘彭城王錢鏐深慕方遠道德禮謁於餘杭大滌洞築室宇以安之列行業以表之昭宗累徵之方遠以天文推尋秦地將欲荆榛唐祚必當革易侔迹園綺不出山林竟不赴召乃降詔褒異就頒命服俾耀玄風賜號妙有大師玄同先生闡揚聖

化啟發蒙昧真靈事跡顯聞吳楚由是從而學者若正
一真人之在蜀趙昇王長亦混於門下弟子二百餘人
會稽夏隱言譙國戴隱虞滎陽鄭隱瑤吳郡陸隱周廣
陵盛隱林武都章隱芝皆傳道要而升堂奧者也廣平
程紫霄應召於秦宮新安聶師道行教於吳國安定胡
謙光魯國孔宗魯十人皆受思真鍊神之妙旨其餘遊
於聖跡藏於名山不復得而記矣天復二年二月十四
日沐浴焚香端拱而坐俟亭午而化顏色怡暢屈伸自

遂異香芬馥三日不散弟子以從俗葬舉以就棺但空衣而尸解矣葬於大滌洞之傍白鹿山後有道俗於仙都山及廬山累見之自言我捨大滌洞歸隱瀟山天柱源也

聶師道

聶師道字通微新安歙人也性聰淳直言行謙謹養親以孝聞深為鄉里所敬少師事道士于方外即德誨之從兄也德誨自省郎出牧新安之二年方外從之荆南

書記早捨妻子入道學養氣修真之術周遊五嶽名山
到新安德誨乃於郡之東山選勝地構室宇以居之目
為問政山房而師道事之辛勤十餘年傳法錄修真之
要後出遊績溪山自言嘗覽內傳見服松脂法乃與道
侶上百丈山採松脂崖石迴聳百丈遂以名之其四望
高千餘仞夜宿於崖頂松下天清月朗忽聞仙樂起自
東南紫雲上遙遙而來遲緩過於石金山石金與百丈
其高相等雖平地隔三十里山頂相望咫尺間乃聞仙

樂到彼輟少時敲小鼓三通復奏樂金石笙簫絲匏響
亮擊鼓而拍莫審其曲調聲摺而清特異人間之樂自
三更及雞鳴而止後問於山下人是夜皆聞之其同侶
歎曰方採靈藥遽聞仙樂豈非有感此亦君得道之嘉
兆矣其後遊行歸南嶽禮玉清及光天二壇後泊招仙
觀入洞靈源時當春景聞蔡真人舊隱處不遠有花木
甚異採樵者時或見蔡真人在其間師道喜之乃辟穀
七日起獨趨山中漸行見花有異香不覺日晚忽到

大溪傍見一樵人臨水坐於沙上師道驟欲親近之乃負薪將下溪迴顧師道却駐樵擔問獨此何往應之曰學道尋仙深心所切聞蔡真人隱此山願一禮謁耳樵人曰蔡君所居極深人不可到師道曰攀蘿登崖已及於此有山通行豈憚遠近樵人又曰日將暮矣且行過此山東有人家可宿師道欲隨樵人去樵人遽入水甚淺及師道入水極深而急不敢涉樵人曰爾五十年後方過得此溪目送樵人步水面而去不見乃迴山東行

十餘里遙望見草舍三間有籬落雞犬漸近見一人青
白色似農者年可三十獨居見師道到甚訝師道深山
自行忽曰家累俱出何為主人又問師道此來何之應
曰尋蔡真人也主人曰路上見一樵人否曰見主人曰
此蔡道者適過也師道聞之禮祝曰凡愚見仙聖不識
亦命也已逼夜山林深黑投宿無地又問曰從何來具
述發跡新安尋真之由以對乃許入其舍復指師道令
近火鑪邊牀上坐曰山中偶食盡求之未歸師道曰絕

糧多時却不以食為念見火側有湯鼎復有數箇黃甌
合主人曰合內物皆堪喫任意取之乃揭一合是茶主
人以湯潑及喫氣味頗異於常茶復思茶更揭之合不
可開遍揭諸合皆不能開師道心訝不似村人家而不
敢言主人別屋睡日高不起又無火燭睡中曰此孤寂
之處忽病無以相待前村人家甚多可以往彼師道便
行數里不見人家悉是崖險乃迴已迷向宿之處復行
約三十餘里即逢見一老人欣喜邀於石上坐問入山

之意具以前事對之老人曰蔡君父子俱隱於此山昨夜所宿之處即其子也又曰爾道氣甚濃仙骨未就入山饑渴何能却迴俄折草一莖與師道形如薑苗而長尺餘嚼之味甘美復令取泉水喫次舉頭已失老人所在師道悲歎不已而覺食茶草之後氣力輕健愈於來時欲却沿山路尋宿處其路已為棘蔓蔽塞前去不通却迴招仙觀衆道士忽見師道驚異曰此觀地雖靈嶽側近蟲獸甚多人罕能獨行何忽去月餘日實久憂望

師道曰昨日方去始經一宿具言見樵人及宿處又逢
老人道士皆歎曰吾輩雖同居此觀徒為學道知有蔡
真人無緣一見吾子夙有仙分已見蔡君父子其老人
者昔聞彭真人亦隱此山豈非彭君乎子一入見遽逢
三仙人一日一宿人閒月餘矣其實積習之命也師道
深自歎異駐招仙觀修鍊逾年後以親老思歸却回問
政山每入諸山捨薪斲藥或逢虎豹見師道垂耳搖尾
俯伏於地師道以手撫而呼之乃起隨行或以薪藥附

於背上負之送歸而去昔郭文泰之居大滌洞伏虎亦如之歎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為人之害者自師道之感也其親時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親聞之而喜曰汝以孝養我以道資我亦幸為汝母矣此盖宿慶之及也後又出遊復思往南嶽九疑山早聞梅真人蕭侍郎皆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梅即漢南昌尉福也蕭即子雲字景喬梁之公子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師道且止玉笥清虛觀思慕梅

蕭三遊都水坑或冀一見堅心以去山行極深忽見一
人布衣烏紗帽顏若五十許人師道禮敬問之初自稱
行者問師道何往乃以尋梅蕭為答行者曰聞爾精勤
慕道遍訪名山情亦非易欲見二君行者可以相引爾
宿業甚淨已應玉籍有名雖未便飛昇當亦度世爾行
者又曰我謝修通也恐爾未識所以自言本居南山與
彭蔡同隱已三百年知爾常遊洞靈源我適為東華君
命主玉笥山林地仙兼掌清虛觀境土社令爾與我素

有道緣是時相見然梅蕭日中為小有天王所召恐未
便還非可俟也師道於是虔拜曰凡世肉人謬探大道
凝神注想以朝繼夕未知要妙若浮于海詎識其涯不
期今日獲見道君實百生之幸也修通曰丹心懇苦誠
可憫哉爾世事未了且當送爾出山路徃我所止隨行
數里忽見草舍兩間甚新潔有牀席小鐺熒火煎湯儼
若書生所居而無人修通命師道入坐於木兔上修通
自坐白石鹿牀上俄有一鬚角童以湯一盃與師道呷

之神氣爽然又指令架上自抽取書一卷修通曰此素書也但習之無怠當得真旨師道意欲求住師學未之啟言而修通已知曰爾有親垂老雖有兄能養若欲更南遊此未可言住我弟子紫芝在九嶷山若往彼見之為我傳語兼出素書示之得盡其旨矣或不見但投素書於毛如溪上洞中仍題石壁記我傳語之意紫芝當自授爾要道言訖乃發遣師道迴俄不見修通已在郁木坑師道入清虛觀矣眾道士驚曰一去七日而返何

之也師道具以對之有道士二人欣躍乞與師道共入
郁木坑到舊處巖石草樹歷歷宛然但失其草舍竟日
悵望而迴師道得素書文字可識皆說龜山王母理化
衆仙祕要真訣也他仙習此當得昇天世人授之跡參
洞府其間有疑義不可究也後到南嶽九嶷山湘真觀
月餘尋問紫芝蹤跡咸言毛如溪有一隱士莫知姓名
人或見者師道累入山尋之不見乃如修通之言投書
題石壁後當夢神人稱紫芝教之以釋疑滯意乃醒然

經歲餘復還問政居二十餘年每焚修即以二蔡彭薛
真形畫像瞻禮乃自以管幅編異傳於道俗其後吳太
祖霸江淮間聞師道名迹冀其道德護於軍庶繼發召
止及廣陵建元元宮以居之每昇壇祈息禱福水旱無
不應致天地感動烟雲呈祥是以人情咸依道化境若
華胥俗皆可封雖古今異時寔大帝之介君也乃降褒
美為逍遙大師問政先生以顯國之師也弟子鄒德匡
王處訥楊匡翌汪用真程守朴會景霄王可儒崔禪然

杜崇真鄧啟遐吳知古皆得妙理傳上清法散於諸州
府襲真風而行教朝廷皆命以紫衣光其玄門有秦吳
荆齊燕梁閩蜀之士咸來逾紀勤苦奉事師道常謂之
曰我無道術何以遠來若此弟子皆曰昔張君居蜀天
下之人悉往師之隨其所修各授以道要焉羣弟子執
奴僕之役久而不去者方得成仙今悉是枯骨子孫日
逼朽腐思避短景希度長生願無却懇切也然師道以
仁慈接衆言不阻違隨其性識指以道要若久行霧露

餘潤漬衣近羅沉檀輕香襲體由是居廣陵三十餘年
有弟子五百餘人而師道胎息已久鍊丹有成一旦告
弟子曰適為黑幘朱衣一符吏告我為仙官所召必須
去矣頃之異香滿室雲鵠近庭若真靈所集爽然言別
而化弟子殮之棺忽有聲視之若蟬蛻尸解矣後數日
人自豫章來見之領一鬃角童隨行道俗多識之咸問
何為遠遊曰離南嶽多年今暫往爾所在多泊舊遊宮
觀而去半年後有人自長沙來亦如豫章所見復言衡

陽路見歸洞靈源去樵人言五十年後過此溪適足驗
矣詳其由來是二蔡彭謝之儔侶也隱化而往絕世思
望神仙皆然矣

殷文祥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峯常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
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
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曾於涇州賣藥時
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入口即愈皆謂之神聖得錢

即施之於人而常醉於城市間周寶於長安識之尋為
涇原節度迎之禮重慕其道術還元之事及寶移鎮浙
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聞之驚喜遽召之師敬
益甚每醉自歌曰解醞須臾酒能開頃刻花琴彈碧玉
調鑪鍊白朱砂寶嘗試之悉有驗其於種瓜釣魚若葛
仙公術也鵠林寺杜鵑花高文餘每春末花爛熳僧傳
言貞元年中有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
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鎖閉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艷麗遊

於樹下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為所崇俗傳女子花神也
所以人共保惜故繁艷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
節度使賓寮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
無不以酒樂遊從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
廢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鵠林之花天下竒絕嘗聞能開
非時之花此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
副此日否七七諾之乃前三日往鵠林寺宿焉中夜女
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耶七七乃問何人深夜

到此女子曰妾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在人間已逾百
年非久即歸閬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以感
妾於是女子倏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或訝花漸折藥
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聞寶一城士庶異之遊賞復如
春夏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七七偶到官
僚家適值會賓次主與賓趨而迎之有佐酒倡優共輕
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為令可乎咸喜謂必有
戲術資於歡笑乃以粟巡行嗅者皆聞異香驚嘆惟佐

酒笑七七者二人嗅之化作石綴於鼻掣不落但言穢
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
下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
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於七七有頃
石自鼻落復為栗嗅之皆有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
畧無所損咸敬事之又七七酌水為酒削木為脯使人
退行止船即住呼鳥自墮唾魚即活撮土畫地狀山川
形勢折茆聚蟻變城市人物有人曾經行處見之言歷

歷皆似但小狹爾凡諸術不可勝紀後二年薛玄劉浩
作亂寶南奔杭州而寶總戎為政刑或無辜前上饒牧
陳全裕經其境構之以禍盡赤其族寶八十三筋力尤
壯女妓百數蓋得七七之術後為無辜及全裕作厲一
旦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甘露寺為衆推落北崖謂
墮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
止其鵲林花兵火焚樹失根株信歸閬苑矣

譚峭

譚峭字景升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長頗涉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洙訓以進士為業而峭不然迥好黃老諸子及周穆漢武茅君列仙內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父以南山近京都許之自經終南太白太行王屋嵩華秦嶽迤邐遊歷名山不復歸寧父馳書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為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母以其堅心求道不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

之術惟以酒為樂常醉騰騰周遊無所不之夏則服烏
裘冬則綠布衫或卧於風雨雪霜中經日人為已斃視
之氣出恹恹然父常念之每遣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
衣及錢帛捧之且喜復書遽遣家僮乃厚遺之纔去便
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
所留人或問之何為如此曰何能看得盜之所竊必累
於人不衣不食固無憂也常欣欣然或謂風狂每行吟
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鞞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

路只在譚生拄杖前爾後居南嶽鍊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亦能隱化復入青城而去

杜昇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莫測其年壽不食常飲酒三斗不醉顏甚悅澤若三十許人裹大方巾破帽冬夏常著綠布衫而言談甚高頗有文學人有與換新巾衫必受之舊者堅不脫得新者出門逢人便與常遊城市間醉行能沙書好於水碗及盆內以沙書龍字浮

而左右轉或叱之則飛起高丈餘隱隱若雲霧作小龍形呼之復下水中不就人求錢人自以錢與之召人穿擔行少頃之間得錢甚多便散與貧人及酒家如此到處日日為之人皆不厭以錢與之疑以術惑於衆也冬則卧於雪中三兩日人以為殭斃矣或撥看之徐起抖擻雪而行猶若醺酣氣出如夏醉睡醒也杜孺休邠國公琮之子也為蘇州牧或聞可雲在城市極喜乃延入州拜之呼為道翁賓客僚屬皆訝之孺休曰先君出鎮

西川日與此道翁深相喜重常來去書齋中時孺休纔年十餘歲今五十餘歲別道翁四十年而裝飾顏貌一如當時乃留之郡齋咨以道術可雲曰但以政化及人慈愛為意況今多事尤在保身未能脫屣世塵委家林野宜遠於兵傷道術詎可問也時郡人以錢帛與之阻讓不可出城便散與人孺休敬之愈甚可雲或與孺休賓僚聚飲有唱和者而可雲出口成章屬意深遠多神仙旨趣人無以綴之後軍亂孺休果為兵傷而死可雲

人見亦被傷殺頃之但有舊衫一領作三四段斫破痕
在地後數日人多見過松江浙江經杭越衢信入江西
市醉吟沙書如故又一年人於湖南見之問蘓州事歷
歷話而笑復言曾居南嶽即當去矣詳而究之是得隱
形解化之道人莫能知也

羊愔

羊愔太山人也以世祿官家於縉雲明經擢第解褐嘉
州夾江縣尉罷歸縉雲兄忻為台州樂安令愔幽棲括

蒼山性惟沉靜薄於世榮志尚逍遙常慕道術一旦妻
暴亡曰莊生鼓盆迴為達者今樂矣葬之不亦宜乎男
且有業女已有歸永無累也後遊阮郎亭崖上去地十
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世傳言阮肇題詩所成使匠
人鑿石摸搭驗之乃唐李陽冰常為縉雲令遊此亭題
詩曰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
行惜於亭側與縉雲觀道士數人花時飲酒日午忽仆
地若斃氣息猶暖乃舁還家七日方醒鄉里之人與道

士俱往問之惜曰初為一人青幘絳服自稱靈英邀入洞府中見樓觀宏麗鸞鵠徘徊天清景暖異於人間須臾一石穴中有物飛出狀如蒼青色柄長靈英指之曰此青靈芝也可食之得仙惜覺饑方甚取坐於石上食之味甘美俄而都盡靈英曰爾夙有仙分今日遽得見仙官乃引見仙官戴遠遊冠霞帔三人文武侍從極多靈英謂惜曰一人小有天王君一人華陽大茅君一人隱玄天命君惜歷拜之咸曰有仙骨未能飛昇猶宜

地上修鍊俄而靈英送出乃括蒼洞西門也惜方悟此
身後不喜穀氣但飲水三升日食百合一盞身輕骨節
皆動抖擻如竹片及拍板聲又多言語吟詠若與人談
話晝夜不已時或以紙三二百幅書之頃刻皆遍文字
人莫識之惜讀之悉是文章道侶好事者依口錄之實
亦清辭麗句多神仙瀛洲閬苑之意如此經年清瘦輕
健有不信者謂為妖物所魅及二年漸肥白不喜食百
合惟飲水飲酒三年鬢髮如漆面有童顏行步輕健似

飛飲酒三斗不醉
衣布褐後南行入
委羽山人莫得見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四

宋 張君房 撰

傳

壙城集仙錄叙

壙城集仙錄者紀古今女子得道昇仙之事也夫去俗
登仙超凡證道駐隙馬風燈之景享古椿蟾桂之齡變
泡沫之姿同金石之固長生度世代有其人綿歷劫年
編載經誥玄圖祕錄燦然可觀神仙得道之蹤或品昇

上聖或秩預高真或統御諸天或主司列嶽或騎箕浮
漢或隱月奔晨或朝宴九清或徊翔八極開皇已往劫
運之前三洞寶書多所詳述洎九皇三古之後服牛乘
馬已還皆輟天府而下拯生靈由仙曹而暫司宰制垂
法立教秉國佐時儒籍史臣備顯其事至有韜光混跡
駕景登晨或功著巖林溯煙霞而輕舉或身離鷲濁控
鸞鶴以冲虛或躬贊帝王或樂居甞俗陰功克就玄德
昇聞使雞犬以俱飛拔庭除而共舉光于簡冊無世無

之昔秦大夫阮蒼漢校尉劉向繼有述作行於世間次有洞冥書神仙傳道學傳集仙傳續神仙傳後仙傳洞仙傳上真記編次紀錄不啻十家又名山福地之篇括地山海之說搜神博物之記仙方藥品之文旁引姓名別書事跡接於聞見詎可勝言則神仙之事煥乎無隱矣常俗之流或言神仙者必俟身形委謝魂識成真而後謂之神仙非是骨肉昇翥此蓋愚瞽未達之甚也何者真經云得道去世或隱或顯證道雖一修習或殊故

云神仙之道百數非一途所限非一法所拘也或為真
人之友或為天帝之賓倏忽而龍駕來迎參差而雲駢
遐邁者則谷希長異青光赤松之例是也或受書稟籙
陰景鍊形靈肉再生前功克懋者則五老上帝四極真
王之例是也或精誠不易試難不移目注崑丘心朝大
帝而得道者黃觀韋道微傳君之例是也況復大洞七
變八稟三圖胎精斑符隱芝曲素玉精金液黃水祕符
赤樹青英環剛絳實白羽皇象九轉八瓊服之而化鳳

化龍餌之而為金為玉復有金璫玉珮之訣三皇八景
之文華丹素奏之靈神虎金真之要飛行之羽超虛躡
空流金之光攝神制逆翱翔則翠羽元翮控御則飛蓋
曲晨七十四方之所修靡虧毫髮三十七色之所授漸
備羽儀至或降九錫以騰凌踐七試而貞介資師祕訣
證自我心歷象不能易其堅雷霆不能駭其聽富貴不
能惑其志聲色不能誘其衷此則我命在我長生自致
故古今得者詎可殫論南真云功滿三千白日昇天宏

道無己自致不死此之謂也夫神仙之上者雲車羽蓋形神俱飛其次北谷幽林隱景潛化其次解形託象虵蛻蟬飛然而沖天者為優尸解者為劣又有積功未備累德未彰或至孝至忠至貞至烈或心不忘道功未及人寒棲獨鍊於己身善行不加於幽顯者太上以其有志太極以其推誠限盡而終魂神受福者得為善爽之鬼地司不制鬼錄不書逍遙福鄉逸樂遂志年充數足得為鬼仙然後昇陰景之中居王者之秩積功累德亦

入仙階矣如此則善不徒施仙固可學功無巨細行無
洪纖在立功而不休為善而不倦也修習之士得不勗
哉又一陰一陽道之妙用裁成品物孕育羣形生生不
停新新相續是以天覆地載清濁同其功日照月臨晝
夜齊其用假彼二象成我三才故木公主於震方金母
尊於兌澤男真女仙之位所治昭然觀夫誥籍之中圖
傳所述混同載錄未有解張今按上清七部之經存注
修行之事日月五星之內空常飛步之篇元父玄母以

兼行陽號陰名而具著纂彼衆說集為一家女仙以金
母為尊金母以墉城為治編記古今女仙得道事實目
為墉城集仙錄上經曰男子得道位極於真君女子得
道位極於元君此傳以金母為主元君次之凡十卷矣
廣成先生杜光庭撰

西王母傳

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靈九光龜臺
金母亦號曰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

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為將欲啟迪玄功生化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焉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焉金母生於神洲伊川厥姓緱氏生而飛翔以主陰靈之氣理於西方亦號王母皆挺質太無毓神玄奧於西方眇莽之中分大道純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木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矣體柔順之本為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羣

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
所居宮闕在龜山之春山西那之都崑崙玄圃閼風之
苑有金城千重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
臺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
洪濤萬丈非飈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闕暨天綠臺
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朗戴華勝
佩靈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寶蓋沓映羽旂廕庭軒砌
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榦千尋無

風而神籟自韻煥然皆九奏八會之音也神洲在崑崙
之東南故爾雅云西王母日下是矣又云王母蓬髮戴
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
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萬天元統龜山九光之籙使
制召萬靈統括真聖監盟證信總諸天之羽儀天尊上
聖朝宴之會考校之所王母皆臨決焉上清寶經三洞
玉書凡所授度咸所關預也昔黃帝討蚩尤之暴威所
未禁而蚩尤幻化多方徵風召雨吹烟噴霧師衆大迷

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寐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尅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為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畧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尅蚩尤於中冀剪神農之後誅榆罔於阪泉而天下大定都於上谷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虎集帝之庭授以地圖其後虞

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又授益地圖遂廣黃帝之九州為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獻舜玉琯吹之以和八風尚書帝驗期曰王母之國在西荒之野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洎九聖七真凡得受書者皆朝王母於崑陵之闕焉時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蓋之車控飛虬之軒越積石之峯濟弱流之津汲白水凌黑波顧眄倏忽謁王母於闕下子登清齋三月王母授以瓊華寶曜七辰素經茅君從西城王君詣

白玉龜臺朝謁王母求乞長生之道曰盈不肖之軀慕
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
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搏桑帝君授我以玉
珮金璫二景纏煉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漑月咀日
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因敕西
城王君一一解釋以授焉又授寶書四童散方洎周穆
王滿命八駿與七萃之士驂騶赤驥蹈驪山子之乘駕
以飛軒之輪栢天道車造父為右風馳電逝三千里越

剖閭無鳧之鄉犀玉玄池之野吉日甲子鼃鼉魚龜為
梁以濟弱水而昇崑崙玄圃閭風之野而賓于王母穆
天子持白珪重錦以為王母之壽謨白雲之謠刻石紀
迹于弇山之上而還中土矣世之昇天之仙凡有九品
第一上仙號九天真王第二次仙號三天真皇第三號
太上真人第四號飛天真入第五號靈仙第六號真人
第七號靈人第八號飛仙第九號仙人凡此品次不可
差越然其昇天之時先拜木公後謁金母受事既訖方

得昇九天入三清拜太上覲奉元始天尊耳故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謔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沖虛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漢孝武皇帝徹好長生之道以元封元年登嵩高之嶽築尋真之臺齋戒精思四月戊辰王母使墉城玉女王子登來語帝曰聞子欲輕四海之祿迂萬乘之貴以求長生真乎勤哉

七月七日吾當暫來也帝問東方朔審其神應乃清齋
百日焚香宮中夜二唱之後白雲起於西南鬱鬱而至
徑趣宮庭漸近則雲霞九色簫鼓震空龍鳳人馬之衆
乘麟駕鹿之衛軒車天馬霓旂羽幢千乘萬騎光耀宮
闕大仙從官森羅億衆皆長丈餘既至從官不知所在
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帶天真之策佩金剛靈
璽黃錦之服文彩鮮明金光奕奕腰佩分景之劍結飛
雲大綬頭上華髻戴太真晨纓之冠躡方瓊鳳文之履

可年二十許天姿醜藹靈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扶持
二女登牀東向而坐帝拜跪問寒溫侍立良久呼帝使
坐設以天厨芳華百果紫芝萋藥紛若填櫟精珍異常
非世所有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取桃玉盤盛七枚大
如鷓音保與子四以與帝母自食三帝食桃輒收其核
母問何為帝曰欲種之耳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中國
土地薄種之不生如何於是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彈八
琅之瑛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玉許飛

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吾陵之石范成君擊洞陰之
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法嬰歌玄靈之曲衆聲激朗清
音駭空歌畢帝下席叩頭以問長生之道王母曰汝能
賤榮樂卑耽虛味道自復佳耳然汝性恣體欲淫亂過
甚殺伐非法奢侈恣性夫侈者裂身之車也淫者破身
之斧也殺者響對奢者心爛積欲則神隕聚穢則命斷
以子輩爾之身而宅殘形之賊盈尺之材乃攻之者百
刃欲以解脫三尸全身永久不可得也有似無翅之鷄

願鼓天池朝生之菌而樂春秋者哉若能蕩此衆亂撥穢易意保神氣於絳府閉淫宮而不開靜奢侈於寂寞愛衆生而不危守慈務施鍊氣惜精儻有若斯之事豈無髻髻耶若不爾者譬如抱石而濟長河耳帝跪受王母之誠曰徹不才沉淪流俗承禪先業遂羈世累刑政乖謬罪積丘山今日之後請事斯語矣王母曰夫養性之道理身之要汝固知矣但在勤行不怠也我師元始天王昔於嚴霄之臺授我要言曰欲長生者先取諸身

堅守三一保靈根玄谷華體灌沉珍溉長清精入天門
金室宛轉在中關青白分明適泥丸養液閉精具身神
三宮備衛存絳宮黃庭戊己無流源徹通五臟十二綸
吐納六府魂魄欣却此百病辟熱寒保精留命永長存
此所謂呼吸太和保守自然真得道者也凡人為之皆
必長生亦可役使鬼神遊戲五嶽但不得飛空騰虛而
已汝能為之足可度世也夫學仙者未有不由此而始
也至若太上靈藥上帝奇物地下陰生重雲妙草皆神

仙之藥也得上品者後天而老乃太上之所服非中仙之所寶其中品者有得服之後天而逝乃大真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其次藥有九丹金液紫華虹英太清九轉五雲之漿玄霜絳雪騰躍三黃東瀛白香玄洲飛生八石千芝威喜九光西流石膽東滄青錢高丘餘糧積石瑤田太虛還丹盛以金蘭長光絳草雲童飛千有得服之白日昇天此飛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聞其下藥有松栢之膏山薑沉精菊花澤瀉枸杞茯苓菖蒲門冬

巨勝黃精靈飛赤板桃膠木英升麻續斷威蕤黃連如此下藥畧舉其端草類繁多名數有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雖不能長享無期上昇青天亦可以身生光澤返老童顏役使羣鬼得為地仙求入道者要先憑此階漸而能致遠勝也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神氣精不脫則永久氣長存則不死不用藥石之費又無營索之勞取之於身耳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故為上品自然之要也且夫一人之身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氣氣

存則生氣去即死萬物草木亦皆如之身以道為本豈可不養神固氣以全爾形也形神俱全上聖所貴形滅神逝豈不痛哉一失此身萬劫不復子其寶焉我之所言乃我師元始天王所授之詞也即勅玉女李慶孫書出之以付於帝勗善修之焉王母命駕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王母即命侍女召上元夫人同降帝宮良久上元夫人至復坐設天厨久之王母命夫人出八會之書五嶽真形五帝六甲靈飛之符凡十二事云此書天上

四萬劫一傳若在人間四十年可授有道之士王母乃命侍女宋靈賓開雲錦之囊取一策以授帝王母執書起立以付帝王母呪曰

天高地卑五嶽鎮形元真激氣太澤玄精天回九道六和長平太上八會飛天之成真仙節信由茲通靈泄陸滅腐寶歸長齡徹其慎之敢告劉生祝畢帝拜受之王母曰夫始學道受符者宜別祭川嶽諸真靈潔齋而佩之焉四十年後若將傳付汝之所有董仲君李少君可

校之爾況為帝王可勤祭川嶽以安國家授簡真靈以
祐黎庶也言訖與上元夫人命車言去從官互集將欲
登天因笑指方朔曰此我隣家小兒性多滑稽曾三來
偷桃矣昔為太山仙官因沉湎于玉酒失部御之和謫
佐於汝非流俗之夫也其後武帝不能用王母之戒為
酒色所惑殺伐不休征遼東擊朝鮮通西南夷築臺榭
興土木海內愁怨自此失道幸回中臨東海三祠王母
不復降焉所受之書置於栢梁臺上為天火所焚李少

君解形而去東方朔飛翥不還巫蠱事起帝愈悔恨元
始二年崩於五柞宮葬於茂陵其後茂陵所藏道書五
十餘卷盛以金箱一旦出於抱犢山中又玉箱玉杖出
於扶風市驗茂陵宛然如故而箱杖出於人間此亦得
託形尸解之驗也又大茅君盈南治句曲之山元壽二
年八月己酉南嶽真人赤君西城王君方諸青童並從
王母降於茅盈之室頃之天皇大帝遣繡衣使者冷廣
子期賜盈神璽玉策太微帝君遣三天左宮御史管修

條賜盈八龍錦輿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石叔門賜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鈴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鮑丘等賜盈以四節燕胎流明神芝四使者授訖使盈食芝佩璽服衣正冠帶符握鈴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節隱芝者位為真卿食金闕玉芝者位為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為司祿食長曜雙飛者位為真伯食夜光洞草者總主左右御史之任子盡食之矣壽齊天地位為司命授東嶽上卿統吳越

之神仙綜江左之山源矣言畢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車服降於其庭傳大帝之命賜盈紫玉之版黃金刻書九錫之文拜盈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授事訖俱去王母及盈師西城王君為盈設天厨酣宴歌玄靈之曲宴罷王母攜王君及盈省顧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衷太霄隱書丹景道精等四部寶經王母執太霄隱書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以授於盈固及衷事訖西王母昇天而去其後

紫虛元君魏華存夫人清齋於陽洛隱元之臺西王母
與金闕聖君降於臺中乘八景輿同詣清虛上宮傳玉
清隱書四卷以授華存是時三元夫人馮雙禮紫陽左
仙公石路成太極高仙伯延蓋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
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桐栢真人王子喬等三十餘真
各歌太極陰歌陽歌之曲王母為之歌曰

駕我八景輿歛然入玉清龍旌拂霄上虎旂攝朱兵道
遙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劫盡天地傾當尋

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彼自然道寂觀合太冥南嶽挺
真幹玉映輝穎精在任靡其事虚心自受靈嘉會絳河
曲相與樂未央歌畢三元夫人答歌亦竟王母及三元
夫人紫陽左仙公太極仙伯清虛王君乃攜南嶽魏華
存同去東南行俱詣天台霍山過句曲之金壇宴太元
茅真人於華陽洞天留華存於霍山洞宮玉宇之下衆
真皆從王母昇還龜臺矣太真金母師匠萬品校領羣
真聖位尊高總綠幽顯至若邊洞玄躬朝而受道謝自

然景侍而登仙故洞玄及自然傳謂金母師即王母也
玄經所證事跡蓋多此未備錄矣

九天玄女傳

九天玄女者黃帝之師聖母元君弟子也黃帝在昔為
有熊之國君佐神農之孫榆罔既衰諸侯相伐干戈相
尋各據方邑自稱五行之號太皞之後自為青帝榆罔
神農之後自號赤帝共工之後自號白帝葛天氏之後
自號黑帝帝起有熊之墟自號黃帝帝乃恭已下士側

身修德在位二十一年而蚩尤肆孽弟兄八十一人獸
身人語銅頭鐵額噉沙吞石不食五穀作五虎之形以
害黎庶鑄兵於葛鑪之山不順帝命帝欲征之博求賢
能以為已助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以大鴻為
佐天老為師置三公以象三台風后為上台天老為中
台五聖為下台始獲寶鼎不爨而熟迎日推筴以封胡
為將以夫人費修之子為太子用張若隰朋力牧容光
龍行倉頡容成大撓奢龍衆臣以為輔翼戰蚩尤於涿

鹿帝師不勝蚩尤作大霧三日內外皆迷風后法斗機作大車以杓指南以正四方帝用憂憤齋於太山之下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精思告天必有太上之應居數日大霧冥冥晝晦玄女降焉乘丹鳳御景雲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帝再拜受命玄女曰吾以太上之教有疑可問也帝稽首曰蚩尤暴橫毒害蒸黎四海嗷嗷莫保性命欲萬戰萬勝之術與人除害可乎玄女即授帝六甲六壬兵信之符靈寶五符策使鬼

神之書制妖通靈五明之印五陰五陽遁甲之式太一
十精四神勝負握機之圖五嶽河圖策精之訣九光玉
節十絕靈幡命魔之劍霞冠火珮龍戟霓旂翠輦綠軒
虬駝虎騎千花之蓋八鸞之輿羽籥玄竿虹旌玉戩神
仙之物五龍之印九明之珠九天之節以為兵信五色
之幡以辨五方帝遂復率諸侯再戰蚩尤驅魑魅雜妖
以為陣雨師風伯以為衛應龍蓄水以攻於帝帝盡制
之遂滅蚩尤于絕轡之野中冀之鄉塚分其四肢以葬

之由是榆罔拒命又誅之於版泉之野北逐獯鬻大定
四方步四極凡二萬八千里乃鑄鼎立九州置九行九
德之臣以觀天地祠萬靈垂法設教然後採首山之銅
鑄鼎於荆山之下黃龍下迎帝乘龍昇天皆由玄女之
所授符策圖局也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五

宋

張君房

撰

傳

梁母

梁母者盱眙人也孀居無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來投
憩咸若還家不異住客還錢多少未嘗有言客住經月
亦無所厭麤衣糲食之外所得施諸貧病曾有少年住
經月舉動異於常人臨去云我是東海小童母亦不知

小童何人也宋元徽四年丙辰馬耳山道士徐道盛蹙
至蒙陰於蜂城西遇一青羊車車自行見一小童子喚
云徐道士前來道盛行進去車三步許止又見二童子
年十二三許齊著黃衣絳裹頭上用髻容服端正世無
比也車中人遣一童子傳語云我是平原客舍梁母也
今被太上召還應過蓬萊尋子喬經太山檢考召意欲
相見果得子來靈轡飄飄玄岡嶮巖津驛有限日程三
千侍對在近我心憂勞夜當乘烟三清此三子見送玄

都因汝為我謝東方清信士女太平在近十有餘一好相開度過此無憂危也舉手謝去云太平相見馳車騰逝極目而沒道盛還逆旅訪之正是梁母度世日相見也

鮑姑

鮑姑者南海太守鮑靚之女晉散騎常侍葛洪之妻也靚字太玄陳留人也少有密鑒洞於幽元沉心冥肆人莫知之靚及妹並先世累積陰德福建於靚故皆得道

姑及小妹並登仙品靚學通經緯後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劾召之要行之神驗能使鬼神封山制魔東晉元帝大興元年戊寅靚於蔣山遇真人陰長生授刀解之術累徵至黃門侍郎求出為南海太守以姑適葛稚川稚川自散騎常侍為鍊丹砂求為句漏縣令太玄在南海小女及笄無病暴卒太玄時對賓客略無悲悼葬於羅浮山容色若生人皆謂為尸解靚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後遇蘓峻亂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

已賊欲取刀聞塚左右兵馬之聲顧之驚駭中間其刀
忽然有聲若雷震之音衆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復
葬之靚之妹亦得尸解之道姑與稚川相次登仙

孫寒華

孫寒華者吳人孫奚之女也師杜契受玄白之要顏容
日少周旋吳越諸山十餘年乃得仙道而去

李奚子

李奚子者晉東平太守李忠祖母也不知姓氏忠祖父

貞節丘園性多慈憫以陰德為事奚子每與一志務於
救人大雪寒凍露積稻及穀於園庭恐禽鳥餓死其用
心如此今得道而居華陽洞宮中也

韓西華

韓西華者不知何許人也慈愛於物常行陰功至於蛸
翹微命皆愛而護之學道得仙今在高山洞天之中

竇瓊英

竇瓊英者竇武之妹也其七代祖名峙常以葬枯骨為

事以活死為心故祚及瓊英令行女仙在易遷宮中

劉春龍

劉春龍郭叔香並不知何許人也以其先世有陰德故皆得遁化煉景入華陽易遷宮中劉春龍竇瓊英韓太華李奚子並天姿嚴麗儀觀駭衆才識偉鑠皆得為明晨侍郎以居洞中侍郎之任以良才舉之不限男女也

趙素臺

趙素臺者漢幽州刺史趙熙之女也熙少有善行常濟

窮困救王惠等族殊有陰德數十年熙得身詣朱陵兒
子得遊洞天素臺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移去自
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數微服遊行眇山澤以自足
易遷夫人者乃其品也

傅禮和

傅禮和者北地傅建之女也舉家奉佛禮和常日日灑
掃佛前每發願云獨慕仙道常服五星精身生光華得
道仙去善為空洞之歌歌則禽鳥翔舞而集飛聚其前

以聽之此乃至誠所感而獲道也

黃景華

黃景華者漢司空黃瓊之女也景華少好仙道常密修至要後師韓君授其岷山丹方服之得入易遷宮位為協晨夫人領九宮諸神女亦總教授之

張微子

張微子者漢昭帝大匠張慶之女不知何郡人也微子少好道因得尸解去在太元司命華陽含真臺師東華

玉妃受服霧氣之道云霧是山澤水火之華金石盈氣
久服之能散形入空與雲霧合體微子修之得其仙道
也

丁淑英

丁淑英者不知何許人也有救窮之陰德度趙阜之急
難上感皇天授其道要今為朱陵嬪數遊三清司命亦
令聽政也

王法進

王法進者劔州臨津縣人也孩孺之時自然好道家近古觀雖無道士居之其嬉戲未嘗輕侮於尊像見必斂手致敬若有凜懼焉十餘歲有女官自劔州歷外邑過其家父母以其慕道託女官以保護之與授正一延生錄名曰法進而專勤香火護持齋戒亦茹栢絕粒時有感降是歲三川饑歉斛蚪翔貴死者十有五六多採山芋野葛充饑忽有二青童降於其庭宣上帝之命曰以汝宿稟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今以青童召汝受事

於玉京也法進即隨青童騰身凌虛徑達太帝之所命以玉盃霞漿賜之飲訖帝謂之曰人稟五行之大體天地之和氣得為人形復生中土甚不易也而天運四時之氣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於人而人不知天地養育之恩輕棄五穀厭捨絲麻使耕農之夫紡織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免寒徒施其勞曾不愛惜斯固神明所責天地不祐也近者地司嶽瀆日有奏言人厭賤米麥不貴衣食之本我已勅太華之府收五

穀之神令所種不成下民饑餓因示責罰以懲其心世
愚悠悠曾未覺悟旋奉太上所勅以大道好生不可因
彼惡民以害衆善雖天地神明罪之愚民亦不知過之
所起因無懺請首原之路虛受其苦耳汝當為無上侍
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於世告諭下民使其悔罪寶
愛桑蠶貴敬農事惜五穀百果知大道之養人厚地之
育物宗奉正道崇事神明至於水火之用不可厭棄衣
食之養儉已約身皆能行此明戒天地愛之神明護之

風雨順調家國安泰此乃增益汝之陰功也即命侍女披琅笈珠韞出靈寶清齋告謝天地法一卷付之傳行於世曰世人可相率幽山高靜之處置齋悔謝一年之內春秋兩為春則祈於年豐秋則謝於道力如此則宿罪可除穀父蠶母之神為置豐衍也龍虎之年復當召汝矣命青童送還其家已三箇月也所受之書即今靈寶清齋告謝天地之法是也其法簡易與靈寶自然齋大率相類但人間行之立成徵效苟或几席器物小有

輕慢濁汚者營奉之人少有不公心者即飄風驟雨壞其壇筵迅霆吼雷毀其器用自是三川梁漢之人歲皆崇事雖愚樸之士狂暴之夫罔不戰慄兢戒肅恭警恐知奉其法焉或螟蝗旱潦害稼傷農之處衆誠有率勉於修奉之處炷香告玄旦夕響應必臻其祐與不虔不信之徒立可較其徵驗矣巴南謂之清齋蜀土謂之天功齋蓋一揆矣法進以天寶十一年壬辰歲雲鶴迎之而昇天此乃亦符龍虎之運神人之言矣

王氏

王氏者中書舍人謝良弼之妻也東晉右軍逸少之後會稽人也良弼進士擢第為浙東從事而婚焉既而抱疾沉痾歷年未愈良弼赴闕竟不果行而加綿篤時吳筠天師遊四明天台蘭亭禹穴駐策山陰王氏之族謁而求救為禁水吞符信宿即愈王氏感道力救護乃詣天師受錄精修焚香寂念獨處靜室志希晨飛因絕粒燕氣神和體輕時有奇香異雲臨映居第髣髴真降密

接靈仙而人不知也忽謂其女曰吾昔之所疾將僅十年賴天師救之而續已盡之命悟道既晚修奉未精宿考徃過懺之未盡吾平生以俗態之疾頗懷妬嫉今猶心閉藏黑未通於道當須陰景鍊形洗心易藏二十年後方得蟬蛻耳吾死勿用棺器可作栢木帳致尸於野中時委人檢校也是夕而卒家人所殯如其言凡事儉約置於園林間偃然如寐亦無變改二十年有盜發殯棄其形於地隆冬之日帳側忽聞雷震之聲舉家驚異

馳行看之及舉其尸則身輕如空殼肌膚爪髮無不具備右脇上有折痕長尺餘即再收瘞焉南嶽夫人常言得道者上品白日昇天形骨俱飛上補真官次者蛻如蛇蟬亦形骨騰舉肉質登天皆為天仙不居山嶽矣良弼亦執弟子之禮躬侍天師仍與天師立傳詳載其事迹矣

花姑

花姑者女道士黃靈微也年八十而有少容貌如嬰孺

道行高潔世人號為花姑蹠履徐行奔馬不及不知何許人也自唐初來往江浙湖嶺間名山靈洞無所不造經涉之處或宿於林野即有神靈衛之人或有不正之念欲凌侮者立致顛沛遠近畏而敬之奉事之如神明矣聞南嶽魏夫人平昔渡江修道有壇靖在臨川郡臨汝水西石井山有仙壇遂訪求之歲月且久榛蕪淪翳時人莫得知之以則天長壽二年壬辰冬十月詣洪都西山謁道士胡超而問焉超字拔俗能通神明即為指

南郭六里許有烏龜原古有石龜每犯田苗被人擊其首折則其處也姑訪之見龜之左右壇跡宛然立處當壇中矣於其下得尊像油甕錐刀燈盞之類因葺而興之復夢夫人指九曲池於壇南訪而獲之塼砌尚在景雲中睿宗皇帝使道士葉善信將繡像幡花來修法事仍於壇西建洞靈觀度女道士七人住持洎明皇醮祭祈禱不絕每有風雨或聞簫管之聲凡是禮謁必須嚴潔不爾有虵虎驚吼之異時有雲物如鳥羣飛垂帶直

下壇上倏忽西出如向井山前後非一而已花姑盼嚮
靈通密有所告曰井山古跡汝須崇修俄聞異香從西
來姑累得嘉兆躬申葺理行宿洞口聞鐘磬之音雖荒
梗多時若有人接道寓宿林莽怡然甚安達明入山果
遇壇殿餘址遂立屋宇聞步虛仙梵之響環壇數里有
樵採不精潔者必有怪異之驚有野象中箭來投花姑
姑為拔之其後每齋前則銜蓮藕以獻姑開元九年辛
酉歲姑欲昇化謂其弟子曰吾仙程所促不可久住吾

身化之後勿釘吾棺只以絳紗幕覆棺上而已明日無疾而終肌膚香潔形氣溫暖異香滿於庭堂之內弟子依所命棺不釘以絳紗覆之而已忽聞雷震擊紗上有孔大如雞子棺中唯有被覆木簡屋上穿處可通人座中奠瓜數日生蔓結實如桃者二馬母至忌辰即風雲鬱勃直入室內明皇聞而駭之使覆其事明日使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開元二十八年庚辰三月乙酉勅道士齋龍壁來醮忽有白鹿自壇東出至姑塚間而滅即

花姑葬空棺木簡之處又有五色仙蛾集於壇上刺史
張景佚以為聖德所感立碑頌述天寶八載己丑以魏
夫人上昇之所度女道士二人常修香火大厯三年戊
申魯郡開國公顏真卿為撫州刺史舊跡荒毀闕人住
持召仙臺觀道士譚仙巖道士黃道進二七人住洞靈
觀又以高行女道士黎瓊仙七人居仙壇院顏公述仙
壇碑而自書之以紀其事跡焉

徐仙姑

徐仙姑者北齊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師奉何人已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矣善禁呪之術獨遊海內三江五嶽天台四明羅浮括蒼名山勝賞無不周徧多宿巖麓林窟之中亦寓止僧院忽為豪僧數輩微詞所嘲姑輒罵之羣僧激怒欲以力制之詞色愈悖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而卧遽撤其燭僧輩喜以為得志也明日姑理策出山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若被拘縛口禁不能

言姑去數里僧乃如故來徃江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矣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畏而敬之若神明矣無敢以非正之意戲侮者咸通初謂剡縣白鶴觀道士陶黃雲曰我先君仕於北齊以方術聞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為福所及亦延年長生耳以此詳之即實之才之女也

緱仙姑

緱仙姑者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

於嶽之下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孑然無侶壇側多虎狼常人遊者須結侶執兵器方敢入仙姑深隱其間曾無所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曰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為伴耳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緱乃姑之聖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耳宜勉於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豫說其姓字及其日一一皆驗又曰河南緱氏王母修道之處故鄉之山

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害勿以為怖也
其夕果十餘僧來魏夫人仙壇乃是一片白石方可丈
餘其下宛然浮寄他石之上或一人以手推之則搖動
人多則屹然而住是夜羣僧持火仗刃將害仙姑入其
室姑在牀上而僧不見既出門即推壞仙壇轟然有聲
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矣而終不能動僧相率奔去及明
有至遠村者乃見九僧為虎噬殺一僧推壇之時不同
其惡免為虎害夫人仙壇儼然無損姑亦無恙歲餘青

烏語姑遷居他所因徙居湖南烏亦隨之而往人未嘗
會其語相國文昭鄭公畋自承旨學士左遷梧州牧師
事於姑姑謂文昭公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
吾將卜隱九疑矣一旦遂去

廣陵茶姥

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鄉里常如七十歲人而輕健有
力耳聰目明頭髮鬢黑晉元南渡之後耆舊相傳見之
百餘年顏狀不改每持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爭買自

旦至暮所賣極多而器中茶常如新熟而未嘗減少人
多異之州吏以冒法繫之於獄姥乃持所賣茗器自牖
中飛去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六

宋 張君房 撰

傳

南溟夫人

南溟夫人者居南海之中不知品秩之等降蓋神仙得道者也有元徹柳實二人同志訪道於衡山結廬棲遁歲餘相與適南至廣州合浦縣登舟將越海而濟南抵交趾維舟岸側適村人享神簫鼓喧奏舟人水工至于

僕使皆往觀焉唯二子在舟中俄爾颶風斷纜漂舟入海莫知所之幾覆沒者二三矣忽泊一孤島風浪亦定二子登岸極目於島上見白玉天尊像瑩然在石室之內前有金爐香燼而竟無人二子周覽悵望見一巨獸出於波中若有所察良久而沒俄爾紫雲湧於海面瀰漫三四里中有大蓮花高百餘尺葉葉旋舒內有帳幄綺繡錯雜虹橋濶數十尺直抵島上有侍女捧香於天尊像前炷香未已二子哀叩之以求救拔願示歸路侍

女訝曰何遽至此耶以事白之侍女曰少頃南溟夫人與玉虛尊師會子可求而請之也侍女未去有一道士乘彩雲白鹿而至二子哀泣以告之道士曰可隨此女謁南溟夫人也二子受教隨侍女登橋至帳前再拜稽首以漂汎之由述其姓字夫人命坐尊師亦至環坐奏樂頃之進饌尊師曰二客求人間饌以享之饌畢尊師以丹篆一卷授夫人夫人拜受訖尊師告去謂二子曰有道氣無憂歸路也合有靈藥相贈子分未合當自有

師吾不當為子之師也他日相見矣二子拜辭尊師乘鹿而去頃有武夫長十餘丈金甲執劍進曰奉使天吳清道不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没夫人即命侍女示二子歸路曰從百花橋去贈以玉壺曰前程有事可叩此壺也遂辭夫人登橋而去橋長且廣欄干上皆異花二子花間窺見千虬萬龍互相繳結而為橋矣見向之巨獸已身首異處浮於波間二子問所送使者斬獸之由答曰為不知二客故也使者謂二客曰我不當

為使送子盖有深意欲奉託也衣帶間解琥珀合子與
之中有物隱隱然若蜘蛛形謂二子曰我輩水仙也頃
與番禺少年情好之餘生一子三歲合棄之夫人令與
南嶽郎君為子矣中間迴鴈峯使者有事于水府吾寄
與子所弄玉環與之而為使者隱却頗以為悵望二客
持此合子於迴鴈峯廟中投之若得玉環為送嶽廟吾
子亦當有答慎勿開啓二子受而懷之又問玉虛尊師
云子自有師誰也曰南嶽太極先生耳自當遇之須臾

橋盡與使者相別已達合浦之岸問其時代已十二年矣於是將還衡山中途餒甚試叩玉壺則珍味至二子一食不復饑渴及還妻已謝世家人曰郎君溺海十餘年矣自此二子益有厭俗之志無復名宦之心乃登衡嶽投合子於迴鴈峯廟瞬息之間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電折木發屋霹靂一聲廟宇立碎戰慄之際空中有人以玉環授之二子得環送於嶽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金合以酬二子曰南嶽郎君持此還魂膏以報君

也家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頂而活既受之而失其
使二子遂以膏塗活其妻後因大雪見一樵叟負重凌
寒二子哀其老以酒飲之忽見其擔上有太極字遂禮
而為師曰吾得神仙之道列名太極矣太上勅我來度
子耳因見玉壺曰此吾貯玉液之壺亡來數十甲子甚
喜再見遂以玉壺獻之二子隨太極先生入朱陵宮祝
融峯歷遊諸仙府與妻俱得昇天之道

邊洞玄

邊洞玄者范陽人女也幼而高潔敏慧仁慈好善見微物之命有危急者必俯而救之救未獲之間忘其饑渴每霜雪凝沍鳥雀饑棲必求米穀粒食以散餵之歲月既深鳥雀望而識之或飛鳴前導或翔舞後隨年十五白其父母願得入道修身絕粒養氣父母憐其仁慈且孝未許之也既筭誓以不嫁奉養甘旨數年丁父母憂毀瘠不食幾至滅性服闋詣郡中女官請為道士終鮮兄弟又無近親性巧慧能機杼衆女官憐而敬之紡織

勤勤晝夜不懈每有所得市胡麻茯苓人參香火之外
多貯五穀之類人或問之既不食累年而貯米麥何也
豈非永夜凌晨有饑渴之念耶笑而不答然每朝於後
庭散米穀以餉禽鳥於宇內以餉鼠積歲如之曾無怠
色一觀之內女官之家機織為務自洞玄居後未嘗有
鼠害於物人皆傳之以為陰德及物之應也性亦好服
餌或有投以丹藥授以丸散必於天尊堂中焚香供養
訖而後服之徃徃為藥所苦嘔逆吐痢至於疲劇亦無

所怨嘆疾纔已則吞服如常其同道惜之委曲指喻丁寧揮除而至信之心確不移也苟遇歲饑分所貯米麥以濟於人者亦多矣一旦有老叟負布囊入觀賣藥衆因問之所賣者何藥也叟曰大還丹餌服之者長生神仙白日昇天聞之皆以為笑叟面目黧黑形容枯槁行步偃僂聲纔出口衆笑謂之曰既還丹可致不死長生昇天何憔悴若此而不自恤邪叟曰吾此丹初熟合度人立功度人未滿求仙者難得吾不能自服便飛昇冲

天耳衆問曰舉世之人皆願長生不死延年益壽人盡有心何言求仙者難得也叟曰人皆有心好道而不能修行能好道復能修行精神不退勤久其事不被聲色所誘名利所惑奢華所亂是非所牽初心不變如金如石者難也百千萬人無一人矣何謂好道也問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有金丹之藥何不獻之令得長生永壽也叟曰天上大聖真人高真上仙與北斗七元君輪降人間以為天子期滿之日歸昇上天何暇服丹而得道

也又問曰既盡知之今天子是何仙也曰朱陽太一南宮真人耳問答之敏事異於人發言如流人不可測遂巡暴風雷雨遮相顧視驚悸異常衆人稍稍散去叟問衆曰此有女道士好行陰德絕粒多年者何在因指其院以示之叟入院不扣問徑至洞玄之前曰此有還丹大藥遠來相救能服之邪洞玄驚喜延坐問藥須幾錢叟曰所直不多五十萬金耳洞玄曰此窮窘多年殊無此錢何以致藥耶叟曰勿憂子自幼及今四十年矣三

十年積聚五穀餉飼禽蟲以此計之不啻藥價也即開
囊示之藥丸青黑色大如梧桐子者二三斗令於藥囊
中自探之洞玄以意於藥囊中取得三丸叟曰此丹服
之易腸換血十五日後方得昇天此乃中品之藥也又
於衣裾內解一合子大如錢出少許藥如桃膠狀亦似
桃香叟自於井中汲水調此桃膠令吞丸藥叟喜曰汝
之至誠感激太上有命使我召汝既服二藥無復易腸
換血之事即宜處臺閣之上接真會仙勿復居臭濁之

室七日即可以昇天當有天衣天樂自來迎矣須臾雨
霽叟不知所之衆女官奔詣洞玄之房間其得藥否具
以告之或嗤其怪誕或歎其遭遇相顧驚駭由是郡衆
之人有知者亦先馳往觀之於是洞玄告人曰我不欲
居此願登於門樓之上顧盼之際樓猶扁鑲洞玄告人
曰我不於此語猶未終已騰身在樓上矣異香流溢奇
雲散漫一郡之內觀者如堵太守僚吏遠近之人皆禮
謁焉洞玄告衆曰中元日早必昇天可來相別也衆乃

致齋大會七月十五日辰時天樂滿空紫雲蒼翳縈繞
觀樓衆人見洞玄昇天音樂導從幡旌羅列直南而去
午時雲物方散矣太守衆官具以奏聞是日辰巳間大
唐明皇居便殿忽聞異香紛郁紫炁充庭有青童四人
導一女道士年可十六七進曰妾是幽州女道士邊洞
玄也今日得道昇天來以辭陛下言訖冉冉而去乃詔
問所部奏函亦驛騎馳至與此符合勅其觀為登仙觀
樓曰紫雲樓以旌其事是歲皇妹玉真公主咸請入道

進其封邑及實封由是上好神仙之事彌更勤篤焉仍
勅校書郎王端敬之為碑以紀其神仙之盛事

黃觀福

黃觀福者雅州百丈縣民之女也自幼不食葷血好清
淨家貧無香取栢葉栢子焚之每凝然靜坐無所營為
經日不以為倦或食栢葉飲水自給不嗜五穀父母憐
之聽其率性任意既笄欲嫁之忽謂父母曰門首水中
極有異物常時多與父母說竒事先兆往往信驗聞之

固以為然隨往看水果洶湧不息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父母撈攬得一木像天尊古昔所製金彩已駁狀貌與女無異水即澄清如舊無復他物便以木像置於路側號泣驚異而歸其母時來視之憶念不已忽有彩雲仙樂導衛甚多與女伴三人下其庭中謂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過謫在人間年限既畢復歸上天無至憂念也同來三人一是玉皇侍女一是大帝侍晨女一是上清侍女我姓黃名觀福此去不復來矣今年此地

疾疫死者甚多以金遺父母使移家益州以避凶歲即
留金數餅昇天而去父母如其言移家蜀郡其歲疫毒
黎民雅地尤甚十喪三四即麟德年也今俗呼為黃冠
佛蓋以不識天尊像仍是相傳語訛以黃觀福為黃冠
佛也

陽平治

陽平治謫仙妻不知其名九隴居人張守珪家甚富有
茶園在陽平化仙居山內每歲召採茶人力百餘輩男

女傭工者雜之園中有一少年賃為摘茶自言無親族性甚了慧勤愿守珪憐之以為義兒又一女年二十餘亦無親族願為義兒之婦孝義端恪守珪甚善之一旦山水汎溢市井路絕鹽酪既闕守珪甚憂新婦曰此可買耳取錢出門十數步置錢樹下以杖叩樹得鹽酪而歸後或有所要但令叩樹取之無不得者其夫術亦如此因與隣婦十數人於堀口市相遇為買酒一盃與衆婦飲之皆醉而盃中酒不減遠近傳說人皆異之守珪

請問其術受於何人少年曰我陽平洞中仙人耳因有
小過謫於人間不久當去守珪曰洞府大小與人間城
闕相類否答曰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里五百
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飛精謂之伏神之根下照洞中
與世間無異其中皆有仙王仙卿仙官輔相佐之如世
之職司有得道之人及積功遷神反生之者皆居其中
以為民庶每年三元大節諸天各有上真下遊洞天以
觀其所理善惡人世死生興廢水旱風雨預關於洞中

焉其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為洞府所統也二十四化之外其青城峨嵋益登慈母繁陽嶓冢皆亦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數洞之仙曹如人間郡縣聚落耳不可一一詳記之也旬日之間忽夫婦俱去

神姑

神姑者盧眉娘是也後魏北祖帝師盧景祚之後生而眉長且綠因以為名永貞元年南海太守以其竒功而神異貢於京師眉娘幼而慧悟能以一絲析為三縷染綵於掌

中結為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像而外列執幢捧節仙童不啻千數其濶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傅之則虬硬不斷順宗皇帝歎其巧妙二宮內謂之神姑入內時方年十四每日但食胡麻飯三二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其聰慧因賜金鳳環以束其腕久之不願在宮掖乃度為女道士放歸南海賜號曰逍遙數年不食常有神人降會一旦羽化香氣滿室將葬舉棺覺輕撤其蓋唯舊履而已往往人見乘紫雲於海上羅

浮李象先作盧逍遙傳蘇鶚載其事於杜陽編中焉

王奉仙

王奉仙者宣州當塗縣民家之女也家貧父母以紡績自給而奉仙年十三四因田中餉飯忽見少年女子十餘人與之嬉戲久之散去他日復見如初自是每到田中餉飯即聚戲為常笑月餘諸女夜會其家竟夕言笑達曉方散或攜竒果或設珍饌非世所有其房宇湫陋來衆雖多不以為窄父母聞其言笑疑焉伺而察之復無所見又疑妖魅所惑詰之甚切

必託他詞以對自是諸女不復夜降常晝日往來或引其
遠遊凌空泛逝不到至暮乃返仍不飲不食日加殊異一
日將夕母氏見其自庭際竹杪墜身於地母益為憂懇問
其故遂以所遇之事言之父母竟未諭其本末諸女剪奉
仙之髮前露眉後垂至肩自此數年髮竟不長不食歲餘
肌膚豐瑩潔若冰雪螭首螭領皓質明眸貌若天人智辯
明悟江左之人謂之觀音焉咸通末相國杜公審權鎮金
陵令狐公綯鎮維揚延請供養聲溢江表其後秦彥請

留於江都展師敬之禮高士主父懷杲正直侗疑以
為邪詰而問之奉仙欣然加敬話道累日主父問所論
之理頗合玄要何復有觀音之目耶奉仙曰某所遇者
道也所得者仙也嗤俗之徒加我以觀音之號耳然頃
歲杜公搜於蓬茅之下欲貢於宮掖之內適以斷髮免
未容歸侍膝下遂虐留寺中閭巷不知騰口虛譽至有
擎香捧燭施寶投金囂然經年莫知竄免而今日遂其
修養不拘閉於後庭者亦是真仙冥祐斷髮齊頌之明

效也。得不自以為慰喜耶？且名之與道兩者無滯。莊生云：人以為牛而我為牛，人以為馬而我為馬。忘形體真者，不以名為累也。故亦不鄙人爾。且其所見之，女年可十八九，容貌異常，著雲霞錦繡大袖之衣，執持者仙花靈草吟詠者，仙經洞章所話乃神仙長生度世之事。隨其所行，逍遙迅速，不知其倦。所到，天宮仙闕，金樓玉堂，修廊廣庭，芝田雲圃，神禽天獸，珍木靈芳，非世間所覩。過星漢之上，不知幾千萬里。朝謁天尊，天尊處廣

殿之中羽衛森列告奉仙曰汝寄生人世五十年後當
還此勅左右以玉漿一盃見賜飲畢戒曰百穀之實草
木之果食之殺人天汝年壽特宜絕之是以不食二十
年矣夫天尊行化天上教人以道延人以生主宰萬物
覆育周徧如世人之父也釋迦行化世上勸人止惡誘
人求福如世人之母也仲尼儒典行於人間示以五常
訓以百行如世人之兄也世之嬰兒但識其母不知有
父兄之尊故庸常之徒知道者稀尊儒者寡不足怪也

且所見天上之人男子則雲冠羽服或髻青襟女子則金翹翠寶或三鬟雙角手執玉笏項負圓光飛行乘空變化莫測亦有龍麟鸞鶴之騎羽幢虹節之仗如人間帝王耳了不見有菩薩佛僧之像也因出其所供養圖繪甚多率是天人帝王道君飛仙之狀亦無僧佛之容焉自咸通迄光啟四十年間遊淮浙之宛陵所至之處觀者雲集其警俗也常以忠孝貞正之道清淨儉約之言修身密行之要故遠近瞻敬凡金寶貨委之於前

所施億萬皆棄之去而未嘗顧也雖三淮沸浪四野騰
烟棲止自若曾不為患其有擁衆威悍如孫儒趙宏畢
師鐸欲以不正逼之白刃脅之及覩其神貌不覺折腰
屈膝伸弟子之禮後與二女弟俱入道居洞庭山光啟
初遷餘杭界千頃山山下之人為棣華宇以居之歲餘
無疾而化年四十八有雲鶴異香之瑞果符五十年之
言矣况其不食三十年童顏雪肌常若處子非金丹玉
液之效豈能與於此哉又徃徃神遊天界端坐逾月或

下察地府冥關之事坐見八極多與有道者言之世人不知以為坐忘耳乃南極元君及東陵聖母之儔侶者乎

薛玄同

薛氏者河中少尹馮徽之妻也道號玄同適馮徽二十年乃言素志託疾獨處誓焚香念道持黃庭經日三兩遍又十三年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內將至有光如月照其庭廡香風颯然時當初秋殘暑方甚而清涼

虛爽颯若洞中二女告曰紫虛元君主領南方下教之
稽命諸真大仙於四海之外六合之內名山大川有志
慕長生心冥真道者必降而教之玄同善功為地司累
奏簡在紫虛之府况聞女子立志元君尤嘉其用心即
日將親降於此如是凡五夕焚香嚴盛以候元君咸通
十五年甲午七月十四日元君與侍女羣真二十七人
降於其室玄同拜迎於門元君憩坐良久示以黃庭填
神存修之旨賜九華之丹一粒使八年後吞之當遣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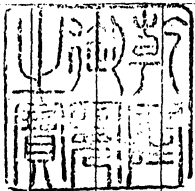
女颯車迎汝於嵩嶽矣言訖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靜神
往往不食雖真仙降眄光景燭空靈風異香雲璈鈞樂
奏於其室馮徽亦不知也徽以玄同別室修道邈不可
親愚嫉之懷常加毀笑每獲東陵之疑矣洎廣明庚子
之歲大寇犯闕衣纓奔竄所在偷安馮與玄同寓跡於
常州晉陵存注不輟益用虔恭中和元年十月舟行至
直瀆口欲抵別墅親隣女伴數人乘流之際忽見河濱
有朱紫官吏及戈甲武士立而序列若候玄同舟楫之

至也四境多虞所在寇盜舟人見之驚駭不進玄同曰
無懼也即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指揮曰未也猶在
春中私第去無速也其官吏遂各散去而同舟者雖見
莫究其由明年壬寅二月玄同沐浴餌紫虛所賜之丹
二仙女密降其室促嵩高之行是月十四日示以有疾
一夕終於私第有仙鶴三十六隻翔集室宇之上玄同
形質柔煖狀若生人額中炁然白光一點良久化為紫
氣沐浴之際玄髮重生立長數尺十五日夜雲彩滿室

忽聞雷電震霹之聲棺蓋飛起在庭中失尸所在空衣
衾而已異香雲鶴淡旬不去浙西節度使相國周寶奏
曰伏聞趙夫人登遐之日玉貌如生陶先生厭世之時
異香不絕同其羽化錄在仙經豈謂明時復覩斯事伏
以馮徽妻薛氏早拋塵俗久息玄門神仙祕密之書能
採與昔女子鉛華之事不撓冲襟非絕粒茹芝守真見
素履聖世無為之化窮玄元守一之規不然者安得方
念鼓盆靈禽疊降正悲鸞鏡玄髮重生雷電顯祥雲霞

表異天迥而但聞絲竹棺空而唯有衣衾謫來暫住人間仙去却歸天上事傳千古美稱一時雖屬郡之休禎乃國朝之盛事臣忝分優寄輒具奏聞干冒天廷無任戰越喜賀之至是歲二月十五日奏於成都行在勅曰惟天法道著在仙經上德勤修玄功是致覽茲申奏頗叶殊祥同魏氏之登仙比花姑之降世光乎郡縣煥我國朝宜付史官編於簡冊仍委本道以上供錢於其住處修金錄道場以答上玄用伸虔感者時駐蹕成都之

三年也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六